

情人血、情人泪

I247.5 明山
I221.3 著

090205

情人血·情人泪



22101728

徐州师院图书馆

群众出版社

1994年12月29日

(京)新登字 093 号

B. B, A, A, C, A, C, A, B, B
 2 3 2 3 3 3 3 3 1
 26

情人血·情人泪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泰山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插页:4 240千字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4-0990-0/1·346 定价:6.60元

印数:1-20,000

9090005

内 容 提 要

当代情人问题大探讨！

无论承认不承认，如今非夫妻性关系绝不像五、六十年代那样，令人视之如履，避之如疫。而这种现象的普遍性和随意性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喜耶？忧耶？

著名作家明山先生大胆思索，小心荡笔，将两处情人秘密幽会的内幕揭示开来，供读者沉思默想，喜忧自悟。有幸福的情人幽会，有爱自然有春天和鲜花；但也有误入魔窟者，其遭遇却是骇人听闻的性摧残、性虐待……

群 众 出 版 社

目 录

- (388)
- 第一章 抽样调查,83%的家庭婚姻不幸福·回答虽迟疑,但一半人承认有过情人。偷情,是困惑法律界的一大难题 (1)
- 第二章 心颤颤、意绵绵、险丛丛、志犹坚·做不尽的风流事,还不清的风流债。来吧,朋友,这是很安全 (29)
- 第三章 惊心动魄,情人大聚会·恶人自有恶心,鬼人自有鬼点·魔窟、魔窟、淫窟之窟·太阳快落山了 (107)
- 第四章 情侣被奸,眼睛里恨出血来·刑满出狱者淫性勃发,每一弱女子面对二十条恶男的局面·魔头竟是“大孝”,漂亮姑娘先送老爹“破瓜” (151)
- 第五章 荒唐人自做荒唐事,邪恶心自生邪恶情·“换头术”的学问和有学问的“换头术”·苦难说,怨难诉,来生再不做女人 (197)

第六章 牺牲,为了爱情吗偷情被奸不敢言,千般苦 处肚里咽·关于道德与法律的思考……

..... (226)

楚香回·幽幸不眠欲魂奈何,夜夜有魂何堪 章一第
楚香回·幽幸不眠欲魂奈何,夜夜有魂何堪
(1)..... 楚香回·幽幸不眠欲魂奈何

胡恩不病·胡恩不病,从丛丛,胡恩不病,胡恩不病 章二第
胡恩不病·胡恩不病,从丛丛,胡恩不病,胡恩不病
(22)..... 胡恩不病·胡恩不病,从丛丛

求·心逐香自入,心逐香自入,心逐香自入 章三第
求·心逐香自入,心逐香自入,心逐香自入
(50)..... 求·心逐香自入,心逐香自入

楚香回出那,来面出那,来面出那,来面出那 章四第
楚香回出那,来面出那,来面出那,来面出那
(101)..... 楚香回出那,来面出那,来面出那

胡恩不病·胡恩不病,胡恩不病,胡恩不病 章五第
胡恩不病·胡恩不病,胡恩不病,胡恩不病
(50)..... 胡恩不病·胡恩不病,胡恩不病

第一章

一位资深的社会学家日前公开宣称，本世纪末下世纪初，中国目前普遍存在的“高稳定、低质量”的婚姻状况将受到巨大的冲击，离婚率急剧上升，尤其在大中城市，那些迫于社会压力和靠伦理观念来维持的家庭将大量解体。这场即将到来的“离婚大战”的最直接动因是金钱和情人。

物质生活的富裕，使那些因为贫穷而套上死亡婚姻枷锁的已婚者获得自由，而情人将使那些不幸婚姻的牺牲者重新获得生命。

这位社会学家虽然为即将来到的“离婚大战”表示深深忧虑，因为传统伦理观念的裂变，大量家庭解体必将给无数的孩子蒙上阴影，但他同时承认这场“战争”是没法避免的，是一个愚昧贫穷落后的社会走向富裕文明所无法逾越的障碍。

他还令人信服地指出，这场“战争”的“第一集团军”将由企业家、知识分子、军人配偶和机关干部组成，而后逐渐扩大到工人和富裕地区的农民。

只要我们对目前国人的婚姻现状稍作考察，我们就不难得出结论，这位社会学家的预言绝不是危言耸听的。

据我们掌握的一份抽样调查资料表明,83%的家庭婚姻不幸福,一半人公开或羞涩地承认有过情人,95%以上的人表示,不幸的婚姻是对人性的最大摧残。

在回答“婚姻幸福的基础”这一问题时,几乎百分之百的被调查者取得共识,爱情、金钱、事业。

尽管大多数被调查者承认自己的婚姻不幸福,尽管相当可观的人认为离婚是无可非议、是应该享受法律赋予的自由权利的,然而在对待“情人”这个问题上,多数人做出了自相矛盾的回答,他们一方面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一方面又不无遗憾地承认,情人现象是理应受到社会谴责的。

这种对情人问题上所持矛盾态度,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爱情的尊重和渴望,另一方面又反映出人们根深蒂固的传统伦理观念,这种根深蒂固的伦理观念,致使无数的有情人最终难成眷属,沦为不幸婚姻的牺牲者。

那位社会学家在解释这一现象时称,随着物质文明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最能体现人性法则的爱情的尊重,终将战胜这种伦理观念,然而一种传统的裂变和解体不是很快就能完成的,在这种裂变的过程中,总有很多人要付出痛苦的代价,甚至要付出生命的。

因此就有了这部《情人血、情人泪》。

1992年第一期《祝你幸福》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吊在树上的平衡》的文章,文中叙述的一则案例令人触目惊心。一个冬天的早晨,人们在公园的一棵大树上发现了两具尸体,死者是一位中年男子和一位年轻姑娘,人们从他们的衣

袋里找到一封蘸着血泪写就的遗书：

“我们相识了，我们相爱了，但是这个世界却不能容忍我们。我们相见并不恨晚，我们还来得及选择将来和人生道路。我们恨的是竟有那么多不相干的人来扼杀这种本该属于人类天性的爱，他们希望我们按照他们所规定的方圆去活着，去思考，去爱。让我们俩也遵循着‘高稳定，低质量’的婚姻状况去生活。我们不悉为博得一个好名声而把自己的感情纳入古老僵化的轨道，但我们又不能在无尽唾弃和长舌妇们的鄙夷中生活。如果得不到真正的爱，我们宁愿选择死。”

“我们去了，但愿活的指责者能施舍一点最后的怜悯，将我们安葬在一起。”

又是两个为爱情献出生命的扑火者。一个是事业上有执着追求的中年工程师，一个是风华正茂的美貌姑娘。正当事业和爱情向他们展现其美丽光环的时候，他们却带着遗憾离开了这个无限美好的人间。

然而翻开他们的死亡档案，他们的故事实在是太平淡了，以至那些麻木的心灵面对两具尸体时，只会带着嘲讽的语调感叹一声：“又是个‘第三者’插足的故事。”

“第三者”叫何艾妮，她已26岁，丘比特的神箭还没向她射出。几个月前，技术科调来一位与共和国同龄的工程师，这位新来的李晓彤立即引起了何艾妮的好感。

在李晓彤的身上有着一种成熟男子所特有的魅力，他性格深沉却又诙谐。对事业有一种执著的追求，却又没有书呆子常有的那种木讷。李晓彤的到来确实使许多待嫁的姑娘大动芳心，可惜他已经结婚了。

李晓彤与妻子岚岚一起插过队，他是大学的第一批工农

兵学员。那时队里只有一个名额，给了岚岚，但岚岚却让给了李晓彤。李晓彤发誓，即使走到天涯海角也决不忘记岚岚的情意，他没有食言，虽然他并不爱岚岚，然而为了报恩，他们在经过长达10年的“恋爱”之后，两人还是建立起了家庭。

这种感恩图报式的婚姻，在中国是一向被人敬重的。然而爱情不是一种承诺，更不是一种债务，她应该是两颗心灵的相互碰撞和愉悦。当李晓彤套上不是基于爱情而是基于报恩的婚姻枷锁时，他才清楚这笔债务是太沉重了，他需要以生命为代价来偿还。

如果他不与何艾妮相遇，也许他会在没有情爱的围城中固守一生，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是这样活过来的吗？偏偏何艾妮是个敢爱敢恨的姑娘，她大胆地向李晓彤表白了对他的爱慕之心。

不再奢望爱情的李晓彤，面对何艾妮充满爱情的火辣辣的目光时，他的心灵深深震颤了，一种长久以来被压抑的激情在生命中复活了，虽然他深知这种爱情会导向一种危险的结局，然而他疲惫的灵魂再也没有力气拒绝何艾妮的爱抚。他任自己的情欲之火疯狂地将何艾妮吞没。

而对在爱情和事业上与自己心心相印的何艾妮，李晓彤又想起了妻子岚岚，这些年来，她始终扮演着上帝的角色，而李晓彤却始终摆脱不了欠债者的阴影，每次两人发生争执，岚岚总是抛出那件法宝，“没有我，你怎么可能有今天。”这是李晓彤永远没法逾越的，他只有屈服。有一次当他摆出希望岚岚生一个孩子时，岚岚竟然鄙夷地说：“你太俗气了，我还想趁着年轻潇洒几年呢。”李晓彤彻底失望了，他没法想象，有哪一个深爱丈夫的妻子会因为这种自私的念头，拒绝自己合理的请

求，又有哪一位深情的妻子不愿做母亲呢？但为了那笔债务，他只有迁就她。

在经过痛苦的思索之后，李晓彤再也不想维持没有爱情的婚姻。自从他与何艾妮相爱之后，他宁愿选择死也不愿再忍受目前令人窒息的生活，他向岚岚提出了离婚。

这时，领导、邻居、朋友，凡是得知此事的人，一下子把他和何艾妮围了起来。规劝、指责、挖苦、恳求，希望他们能照顾“影响”。岚岚也被李晓彤的“忘恩负义、见异思迁”惊呆了，她一气之下，给丈夫写了一封长达十几页的信，罗列了自己对李晓彤的种种“恩德”。

为了维护那些说不清的道德准则，李晓彤被撤去了工程师科长的职务，何艾妮则被调到车间一线当技术员。

在无尽的唾弃和长舌妇们的鄙视下，他们的心灵遭受了累累创伤，他们终于选择了死亡，为了爱情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中国古代，有一个炙人口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一对相爱的恋人名字叫做梁山泊和祝英台，他们为了反抗封建婚姻制度，为了爱情双双殉情，死后他们的灵魂化作一对飞蝶相亲相爱。

这个故事被人传诵了千百年，梁山泊与祝英台也由此成为以身殉情的化身，不知多少人为他们的悲剧洒下同情之泪，但梁祝毕竟是幸运的，他们不仅赚取了后代人的泪水，也由此成为世代家喻户晓的人物。然而象李晓彤和何艾妮这样殉情的，世上又有多少人从内心为他们掬一把同情之泪，又有多少象李晓彤、何艾妮这样的殉情者，能让人记住他们的名字。他们就象荒原中的草一样，诞生了，熄灭了，除了他们的亲人，在

人们心灵的湖泊上只溅起了一点涟漪，马上又归于平静了。

1992年2月15日上午，S市光华电子仪器厂厂长邢一鸣正在会议室里召集中层干部会议。这位34岁的企业家，具备一个优秀企业家所应有的品质，果敢、刚毅、精通业务，富有极强的进取心和开拓精神，他在上任短短的三年内，使这家濒临破产的电子仪器厂成为S市的明星企业。

他在布置完一天的工作，宣布散会之际，一辆警车驶进了光华仪器厂的大门。四名全副武装的警察跳下警车，径直走进了厂会议室。

一名刑警来到邢一鸣面前，用极其庄重严肃的口吻对邢一鸣说：

“你是邢一鸣吗？”

“是的。”邢一鸣刚毅的脸上透出几分惶惑，但随即他已明白了发生什么事。

“你被逮了，这是逮捕证，请签字吧。”刑警亮出了逮捕证，随即把一支钢笔递到了邢一鸣的手上。

邢一鸣强作镇定地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伸出双手，一副锃亮的铐子铐在他的手上。他环视了一下惊惧地睁大了眼睛的部下，尽量用平静的口吻对他的部下说：

“光华电子仪器厂就拜托你们了，希望你们不要让七百五十名职工失望。”

说完他随着刑警大踏步向警车走去。

他在上车之前，最后看了一眼他的工厂，眼睛里充满了遗憾的眷恋之情。

此时整个工厂变得一般静寂，工人们突然出现在厂办公

楼前，呆呆地望着眼前的一幕，他们一时不敢相信自己信赖和敬畏的厂长一时竟成为阶下囚。

突然间，一个女人嘶心裂肺的哭嚎声打破了死一样沉寂的空气，人们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只见一个女人发疯一样扑进了邢一鸣的怀里。

“一鸣，让我跟你一起去吧。”

这时人们才看清，这个扑向邢一鸣的女人正是厂办秘书何丽。

邢一鸣用双手抚摸了一下何丽的头发，泪水立时从这个坚强男人的眼中流了下来。“小丽，好好保重，我们只有在另一个世界相会了”。说完，一把推开了何丽，钻进警车中。

警车拉着揪心刺耳的警笛从光华电子仪器厂开走了。

一个优秀企业家，市级劳动模范，一夜之间成为谋杀妻子的囚犯，这件事一时在S市成为头号新闻，直到邢一鸣被捕半年之后，这件沸沸扬扬的情杀案才被人们淡忘。

邢一鸣大学毕业一年后，便结了婚。他的妻子刘涵是父亲上司的女儿。邢一鸣并不爱刘涵，但经不住父亲苦苦的哀求和严厉的训斥。这个做了二十三年科员的父亲，在一次次的晋升被别人顶替之后，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和上司联姻。功夫不负苦心人，凭着儿子标致的长相和手中的大学文凭，不费多少力气便成了局长的乘龙快婿。而半年之后，父亲也很快登上了科长的宝座。

邢一鸣有做财政局长的岳父这张王牌，很快成为华光电子仪器厂的业务厂长。当时的华光电子仪器厂因为设备产品落后，正面临倒闭的边缘。邢一鸣凭着岳父的关系，争取到了一百万财政贴息贷款。厂里用这笔救命的贷款更新了设备，又

从一家大学购得水泥自动化电子设备的专利，一年之后，华光电子仪器厂扭亏为盈。邢一鸣也很快被职工们推上了厂长的位子。

在诸多荣誉降临邢一鸣的头上时，谁能想到，邢一鸣的婚姻不过是个摆设而已。

骄傲蛮横的局长千金，从一开始便瞧不起这个科员的儿子。如果不是父亲亲口允诺了这门亲事，刘涵是不会答应嫁给邢一鸣的。不仅仅是邢一鸣，她对任何男人都不感兴趣。刘涵姊妹五个，清一色的娘子军。刘局长在延续香火的梦彻底破灭之后，给女儿取名刘涵是“留憾”的意思。这个宝贝女儿成了他梦想中的儿子，从她记事起，她便是做为刘家的儿子来教育的，穿男儿装，留男儿发。久而久之，在刘涵的意识中，自己是刘家顶天立地的男儿。

随着刘涵年龄的增长，她竟然成了一位同性恋者。她常常将要好的女友带回家过夜，最初父母并不在意，到了刘涵该出嫁的年龄，她冷淡地拒绝一门门亲事，父母终于发现了女儿的变态，于是父母强迫她嫁给了邢一鸣。

邢一鸣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妻子是个同性恋者，新婚之夜，当他温情脉脉地将妻子抱上床时，妻子竟赏给了他一记重重的耳光，并声言邢一鸣甭想沾她的身体。

最初邢一鸣还以为妻子害羞，不懂男女欢情之事，但半年之后，他终于绝望了。

一次邢一鸣实在熬不住性欲的煎熬，半夜里偷偷爬到妻子床上，当他正当要交欢之际，刘涵的玉手已握住了他致命的阳具，邢一鸣痛得昏死了过去。

他曾想过离婚，但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父亲时，却招来了父亲的一顿责打，官欲熏心的父亲见硬得不行，竟然跪在了儿子的面前，求他看在父亲的面，不要离婚。邢一鸣心软了，从此他一心扑在事业上，再不想男女之情。况且邢一鸣也有他自己的打算，他想等到自己仰仗岳父的关系干出一番事业后，再离婚不迟。

一个正值青春的生命，就这样压抑了自己的天性。只有靠事业上的成功来激励自己鞭策自己，他很快成为S市赫赫有名的企业家。

然而天性终是不能压抑长久的，当温柔多情善解人意的秘书何丽唤醒了他潜藏已久的情欲之爱时，他的理智宣告崩溃了。他很快和何丽陷入不能自拔的情网之中。

不过只十万人的S市象邢一鸣这样鼎鼎有名的人物，这种情人之爱是没办法掩盖长久的，一向精神生活相对贫乏的人们，对这种桃色新闻更是显示出极大的兴趣，邢一鸣和何丽的绯闻很快传得沸沸扬扬。

邢一鸣终于向妻子摊牌了。然而对男子一向不感兴趣的刘涵死活不答应离婚，并威胁邢一鸣如果起诉离婚，她就自杀，让父亲把他送进监狱。

刘局长听说邢一鸣要和女儿离婚，不由得火冒三丈，虽说邢一鸣如今已是颇有能耐的企业家，但在刘局长眼里，这个女婿还是一钱不值，如果不是他刘局长，邢一鸣纵有天大的能力，也不会有今天。倘若传扬出去，说邢一鸣抛弃了自己的女儿，另觅新欢，他这个在S市一言九鼎的财政局长，脸往哪儿搁。

他一个电话把邢一鸣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一见面使用一

种不屑一顾的口吻对邢一鸣说：“听说你爱上了你的秘书，恭喜你啊，你准备什么时候和涵涵离婚呢？”

邢一鸣一声不吭，听凭局长大人发落。

很快刘局长就不能保持风度了，他把邢一鸣骂了个狗血喷头，最后带着居高临下的口气说：“想想你爸爸的科长和你的厂长是怎么当上的。”

一种从未经经验过的羞辱感和爱情的力量，终于使邢一鸣挺而走险，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一个深秋的夜晚，劳累了一天的邢一鸣和刘涵涵已进入梦乡。这时一个蒙面男子潜进了刘涵的卧室，他的双手使劲卡住了刘涵的脖子，不一会，刘涵便一动不动地昏死去了。

蒙面男子在卧室内翻箱倒柜，抢走了三千元现金和五千元存折，又将彩电搬走了。

第二天，公安局接到报案后，来到邢一鸣家时，邢一鸣倒在血泊之中，他很快被送进医院抢救。

邢一鸣家的客厅和卧室内，被搞得乱七八糟。两台彩电、价值上万元的手饰，七千元现金和一万元存单被盗。作案者显然是个精于此道的高手，没留下任何痕迹。这起重大的盗窃案，三个月后，依然没有眉目。

邢一鸣的伤势很重，在医院躺了两个月才恢复健康，经过这起重大的变故之后，邢一鸣变得憔悴不堪。

然而事隔十一个月后，邢一鸣被送上了断头台，那个蒙面作案者，不是别人，正是邢一鸣自己。

邢一鸣最后的遗言，颇令人深思：

“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了，爱情啊，为什么在中国依然是高悬在空中的彩虹，情人啊，为什么总摆脱不了戴着镣

铐跳舞的命运，但愿后来者莫再重蹈我的复辙，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就这样可悲地成了死刑犯，然而谁又能说爱情有罪呢。

曾几何时，军婚这个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专用名词，被法律戴上神圣的高帽，受到保护，因而制约着军人特别是军人配偶的情感。虽然政治不等于情感，法律也代替不了情感，但在浓厚的政治气氛下生活的人们，却不得不顾忌政治的压力，而把自己的某种欲望压缩在狭窄的感情胡同里。

改革开放虽然没有哪个红头文件为军婚松过绑，但人们与改革开放同步生出的观念变化，却无形地给军婚一次新的冲击，以致军人特别是军人的配偶，也象寻常百姓一样，创作出寻常百姓一样的爱情故事。然而这些爱情故事大多是苦涩的。

李小芳，32岁，某市一家医院的护士，她是一位中尉的妻子，她在结婚一年后，又与一位外科大夫相爱了，经过一番苦涩而甜蜜的恋爱后，她决定与自己的丈夫离婚。

丈夫动用了多种合乎法律和情理的手段，希望妻子回心转意。他搬出妻子的亲人、妻子所在单位的领导做她的工作，施加多种压力。在一切软措施宣告失效后，丈夫不得不抬出了庄严的法律，只要他坚决不同意离婚，法院是不会判决的。

丈夫的种种努力，不仅没让她回心转意，反而更加重了他们之间的裂痕。如今李小芳和丈夫分居三年了。她现在唯一能做的便是等待。她流着眼泪对钟情相爱的外科大夫说：“等待吧，为了我们的爱情。”